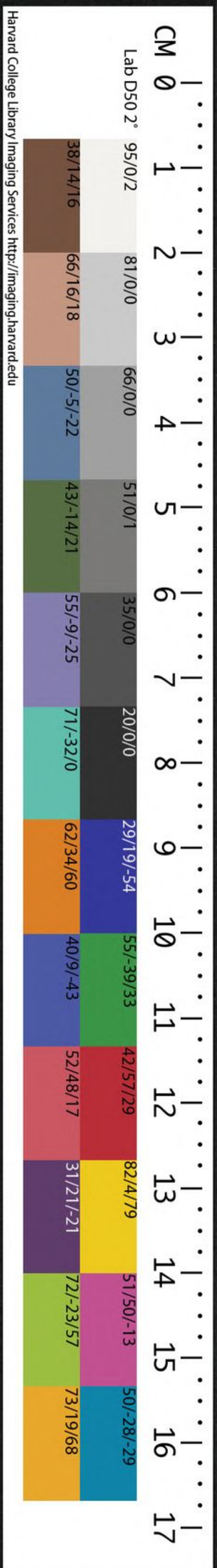


T2460/7282j

9

2



4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Kimokaku
DEC 7 1967



史通通釋卷十七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蘇州汪道謙自牧

同里

蔡焯敦復參釋

朱庭楷晉裴

外篇

雜說中

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

六條
作七條
非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一作是晉史之



外

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媿者矣

按正史篇云貞觀中詔以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更加纂錄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棄其舊本焉吁自唐初一棄遂絕於今洵不能無湮滅可惜之歎後何從覩其優劣耶評者謂玉海言法盛書竊之郝紹譏子元未考夫何果竊而書果善固無傷於居最一語也不亦所砭非所病耶况其事本見南史不待玉海南史徐廣傳曰郝紹作晉中興書以示法盛法盛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宜以為惠紹不與書在齋內後法盛

詣紹紹不在直入竊之 輕才喜賣弄偏納敗缺也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

則過之案後石之時

原注田融趙史謂勒為前石虎為後石也

張據瓜涼李專

巴蜀自遠而左人

一作氏

屬慕容涉漢

舊皆譌作沙漠

而一作譌西南地

歸司馬遷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劭隋志作緬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揭一作譌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按臧史謂苻疆狹於後石其言實踈而劉之所鄙尤在

張勳也。○晚明版行諸書傳刻鹵莽讀者觸處膠牙止
如此條曰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氏字當由民字之譌唐
諱民為人亦有信手忘諱者因民作氏豈復成語又曰
沙漠西南地歸司馬自晉之東懸隔朔野逾二千里沙
漠二字適從何來細推所自步脫止而成沙漠緣沙而
轉漠離而益遠遂失其宗人苟稍涉史書宜皆刺眼自
來評者於此類曾莫之省方且擗擗冷僻逞詭臆而銜
多知不疑其所當疑而強辯其所不必辯載籍極博文
章無口書之受誣獨史通哉

涼蜀遼漢苻氏兼之

叢書前涼錄張天錫十三年苻堅遣苟萇來伐天錫拒戰赤岸為秦

所敗而縛降秦涼亡又前秦錄甘露十二年涼州平以梁熙持節鎮姑臧按此苻氏之兼瓜涼也而後石時則

張重華據之又蜀錄李特起兵至勢降晉晉書載記苻堅以王猛為中書令風化大行仇池氏楊世以地降

於堅是歲有赤星見於西南於占明年當平蜀堅命秦梁密嚴兵備晉梁州刺史楊亮退守磬險堅遣王統朱

彤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進據梓潼當遂陷益州於是邛笮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益州牧

鎮成都按此苻氏之兼巴蜀也而石氏則未能有蜀叢書前燕錄慕容廆世居遼左廆子皝遷都龍城號新

宮曰和龍皝子雋取鄴自薊遷鄴雋子暉十一年秦來伐拔鄴徙暉并諸鮮卑四萬戶於長安又前秦錄堅

入鄴宮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王猛為冀州牧鎮鄴按此苻氏之兼遼左也而石虎時

慕容方興虎嘗兵挫遼西棄甲而遁晉載記堅遣其尚書令丕率慕容暉等寇襄陽楊安將樊鄧之衆為前

鋒石越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苟池王顯從武
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遣池越當屯江陵太元四
年苻丕陷襄陽堅以其中壘梁成都督荊州諸軍事領
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按此苻氏之兼漢南也
而石氏雖累寇襄陽卒未得志

張劭隋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內史張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一作其為踏

駁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

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

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一作譌而收舊有流俗怪說

釋此原飛鳧事所始然怪則怪矣節意又劉敬叔異苑稱

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誤梁

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

言釋此原劍飛事所始然節意謂小說不經猶可撰為正

立說正史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原注謂范唐徵晉語

近憑方等之錄原注謂皇編簡一定膠漆不移釋節意所

正史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釋不復言

更何問風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釋不復言三十國

苑遮一作誤作通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

其得之者一無字乎釋小說之遷流延及正史

史通卷之二雜記中

按志怪奚必去諧撰史自宜識大語有軒輕意有隄防
 非災非祥靡勸靡戒必嚴諸此而後史之為體尊而其
 為用鉅間嘗取後史驗之遇此等事多放活句子元教
 之歟。搜神異苑收之雜述之篇存小說也史而掇取
 則猥江璧門樞裛以可稱之語微異兆也事無關係則
 譏不合全書參互不知出語持平。可作事始書觀可
 作注書家法

殷芸小說

梁書本傳殷芸字灌疏不妄交遊博洽羣書
 隋經籍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司徒左長史
 殷芸撰陳氏書錄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撰非也此書
 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

叙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祖
 廟未祧時避諱也按劉餗即知幾子也徵之此條或題
 之非更不待辯矣

蕭方等

困學紀聞蕭方等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
 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
 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按梁書忠壯世子方等
 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
 子也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方乃兄弟
 二名之共字也世祖謂元帝唐宋藝文志亦誤削等字
 又按隋經籍志作蕭萬等則又譌方為

市虎

韓非內儲說罷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在
 不信二人言王不信三人言王信之夫市之無虎
 也明矣然三人言而
 成市虎願王察之

馬遷持論稱堯世

一作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五喬

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
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
之甚者北平本此處截條非本條蓋論晉書前特引端之詞非泛論雜家也近者一無宋臨
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
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
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矣
其厚顏

按與上條同指。許由之事史公亦非遽以為無特設
為疑詞借其人挑起夷齊之見稱耳愚又疑莊列寓言

人名有無顧勿深考若家語所稱少正卯謂其言行偽
辟七日受誅然究無亂政實事更未聞請命行刑曾聖
人而為是急切專輒之舉乎亦鄙心之所不安也左傳

皆無其人再詳此條蓋由新晉書採用世說而發義慶之書

孝標之摘正如松之之於陳志何去何從亦未可執愚
意史氏之文有傳聞異說者主其所共宗無廢其所別
見疑以傳疑乃成信史明惠帝實焚而世傳行遁今史
以史實為徵信仍以遜國為傳疑可以質鬼神俟百世
矣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一譌

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

書首發凡例原注序例一卷晉書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

之外不為作傳並編叙行事寄出外戚篇按凡例語止此

所不載者唯元后字政耳按今漢書外戚傳後別列元后

事不載外戚篇則正與呂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

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

外戚裁篇輒叙娥姁呂后之事此四句文義其為率略不

亦甚邪

按此條之駁晉史駁凡例也但文內似多脫譌存而不

論

楊王孫布囊盛尸一作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

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

其立傳前哲致譏一作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雖其事反

葬禮之經而其言合達人之義足矯奢葬之懋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

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釋此上是近者皇家撰晉書著

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

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原注舊晉史本無劉畢傳

失。一本釋所糾在此。此注警蕩也。

按合前所論搜神異苑世說及此條劉畢傳觀之刊除
誕放約勒編摩皆華士所畏惡者故史通往往召謗。
論者認得劉公是尊嚴國史便自意平談宛說鈴之流
原非其所禁絕也。

楊王孫

本傳學黃老之術欲羸葬曰死者終生之化而

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呂華衆厚
葬呂馮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

也所

伊籍

本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權欲
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

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
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劉伶

本傳伶字伯倫放情肆志與阮籍嵇康欣然神解
携手入林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插隨之曰

死便埋我嘗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泣諫伶曰吾不能自
禁當祝鬼神自誓耳可便具酒肉妻從之伶祝曰天生

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
之言切不可聽仍飲酒御肉塊然復醉

畢卓

本傳卓字茂世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
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

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餘文已見書事篇

宋略一條

裴幾原

子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
繁一作撮要實有其

力釋

首提略字其意以
為略則煩文宜省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

徐一作師非傳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史作峻討二凶檄

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俗本注字作三字非國志表孔熙先

罪許曜史作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釋揭六項作論案何則

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

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

令矛盾兩傷論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或作策自晉宋已

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

去也論斷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

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一作書始明罪

狀必刊諸國史豈益一作宜非異同論斷孝武作賦悼亡鍾心

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論斷松之所論者其事甚末一作

下論斷兼復文理非工論斷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衆且所為

藁草一作草藁本未宣行論斷釋分論至此畢斯並同在編次不加

銓一作詮擇豈非蕪濫者邪釋似此不得向若除此數文別

存他說則宋年羨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

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鄙無足致譏若裴

氏者一有是字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摛

撫云

按此條須理會略字正名國史何妨詳載子野書既以略名而具列蕪篇則名實不相副矣與載言載文兩篇意皆各出。子元歷詆三國裴注為其知博而不知約也裴注徵書甚富而擇言不精富則驚博者尚之如踈寮稱劉孝標注世說引晉氏一朝記載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外亦是此意不精則識大者病之如朱子論李延壽南北史除司馬公通鑑所取其餘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說亦是此意

除徐傅官詔

徐羨之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少帝失德羨之等

廢之遷於吳郡遂加害太祖即位進司徒改封南平郡公傅亮傳字季友宋國初建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即徵高祖入輔至於受命進尚書僕射中書令少帝廢亮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於是布腹心於到彦之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爵始興郡公按太祖即文帝也其二除官詔沈書不載元嘉三年二人皆受誅

元后哀冊

后妃傳文帝素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生子劭上待后恩禮甚篤後

潘淑妃愛傾後宮因稱疾不復見上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因引被覆面芻上甚悼痛詔前永嘉太守

顏延之為哀策文甚麗云云按延之字延年

討二凶檄

二凶本傳元凶劭文帝長子也有女巫嚴道育自言通靈劭姊東陽公主白上託言善蠶

召入劭與始興王濬敬事之號曰天師遂為巫蠱上後知驚惋須檢覈廢劭賜濬死以語濬母潘淑妃以告

濟濟報劬劬詐上詔入宮行弒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
王誕舉義兵檄京邑云云又顏竣傳父光祿大夫延之
竣為世祖撫軍主簿世祖鎮潯陽遷記室參軍世祖入
討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南史延之為劬光祿大夫劬以
檄文示延之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劬
曰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
擬李夫人賦孝武十四王傳始平王子鸞母殷洲儀寵
班亞皇后謚曰宣痛愛不已擬漢李夫人賦曰朕以亡
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凄其有懷因感而
會焉云云

注國志表見補注

罪許曜詞事附范曄傳孔熙先有縱橫才志父默之下
先密懷報効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江州應
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有法靜尼出入義康家熙先善

珍眼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病熙先
為合湯一劑耀疾即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
逆謀耀許為內應熙先使暉作義康書與徐湛之宣示
同黨湛之封上凡所連及並伏誅按罪許詞沈書亦不
載又按裴昭不可得見而以全史較
之所收浮文反簡於裴故史通云爾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

原注謂魏則全出沈本釋所書用師宋實不如事有可恥

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一作非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

以師此二字非改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釋揭出魏何者

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

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鸞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

釋南士北奔多為北婿據此以折拒婚之飾誇也然則北之重南其禮如此安有

黃旗之主親屈已以求婚而白登之陣反懷一作致疑而不

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釋此拒婚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

必比伯起魏書更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或有

奴耳原注出關東風俗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

而笑明月者也釋沈書作束筆

按劉氏凡涉魏書只是一味斥誇

佛狸入寇宋書索虜傳魏元明帝子燾字佛狸自率大

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燾自彭

城南出盱眙至瓜步伐蕪葦造算後聲欲渡江遣使餉

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珠

燾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為功名實是

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於

世祖魏書島夷劉氏傳車駕登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

江義隆大懼欲走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

年朝於行宮獻百牢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

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按宋云燾即魏世祖太武帝也魏

司馬劉蕭韓王魏書司馬楚之晉宣帝弟廵之八世孫

斤略地河南楚之請降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

龍又劉昶義隆第九子也子業立昏狂肆暴委母妻

史通通翠卷十七雜說中

十三

知寶至京師世宗禮之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
并給禮具又韓延之司馬德宗平西府錄事參軍太
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入國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隨
入國又以淮南王女妻之生道生又王慧龍司馬德
宗僕射愉之孫散騎縉之子也劉裕微時愉不為禮及
得志愉家見誅慧龍為沙門僧彬所匿太常二年歸國
崔浩弟恬以女妻之浩既見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
鼻江東謂之鱸王慧龍鼻大真貴種矣按慧龍非婚於
魏宗借用

桑乾宋書索虜傳索頭訛跋開字涉珪王有中州

禁鬻晉謝安傳安孫混字淵源少有美譽孝武帝求為

為珍膳項上一鬻尤羨輒以薦帝呼為禁鬻故珣因以

竟尚主

黃旗

吳志權傳注曰吳書曰先哲秘論紫蓋黃旗運在

使至石頭梁主客郎范胥當接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

白登

漢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注白登在平城東南按平城地在桑乾即元魏所都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

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

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釋此上糾又

崔浩論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

眾議抵一作相誤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

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釋此上糾凡此諸妄其流甚

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

按此段雖繫在說魏之條其實魏沈並舉劉氏深斥史家清訛傳會之習愚甚避之。此與上條之說前者因習言語叙事曲筆諸篇累累言之矣此復贅言之故知雜說諸條多半是前書底本非後來繼作也觀開章第一篇便云自古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可驗外篇非定在內篇後也

牛繼馬後魏書借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琅邪王觀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生叡因冒姓司馬按王宋辯語無可考舊唐書元行冲傳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以

晉元帝是牛氏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冲推尋事跡以昭成帝名健繼晉受命考校謠識著論以明之按行冲故拓跋之後自張祖統其言亦未必得實但夏侯醜語牛後調言通鑑綱目皆屏不錄是知大雅正人操觚纂著固無取乎黯默罔據之談也

拓跋之祖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又見

北齊諸史三條。諸一作書誤不專論百藥書故曰諸史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

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當作常山殺楊燕以廢乾明雖

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藥盈起於曲沃楚靈敗

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叙高祖破宇文於邳一譌印一譌

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鄢陵之戰齊

敗於鞍傳作鞏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按知幾稱君懋書不一而足恨不得見矣此所論載四

事非止述事乃論文也事最鉅而文亦最詳練今觀二

李令狐所撰次大率皆藉為藍本故引注宜稍盡其曲

折不得與他處節見事畧者同例

文宣逼魏禪北史帝從容沈雅有孝文風渤海王高澄

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及將禪位於

文宣襄城王昶等入奏事昭陽殿昶曰五行運有始

有終願陛下則堯舜帝便敘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

謹當避陛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

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水作虞賓所司奏請

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與六宮別可嬪趙國李氏誦

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爰

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

鄉公漢獻帝

衆皆悲愴

常山廢乾明北史文宣天保十年紀云初帝改年天保

乎又曾問太山道士得幾年為天子曰得三十年後帝

史通通釋卷十七 雜說中

十五

有見文宣從楊燕等西行言復讐帝在晉陽亦見焉乃
講武以馱之有免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問濟南曰殺
去邪死其宜矣

季逐昭公昭二十五

秦納重耳穆二十四秦

藥盈起襄二十三藥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伏之而觸

皆曰得而為之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藥盈率以入絳

乾谿昭十二雨雪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

高祖破邱山北史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慎據

敗之於芒山明日復戰西師盡銳來攻神武失馬赫連

人追騎至親信都尉興慶曰王怯矣興慶腰百箭足殺

百人神武曰事濟以爾為懷州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忍

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鬪矢盡而死西魏賀拔勝以十三

騎逐神武劉洪徽射中其二勝樂將中神武段孝先橫

射勝馬墮遂免豫洛二州卒神武使劉豐狗地至

恒農而還按芒山即北邙也張載七哀作北芒

周武平鄴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冬十一月帝發京師

馬從數人從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戰所司

請換馬帝曰朕乘良馬何之齊人填塹南引帝勒諸軍

擊之齊主與數十騎走并州帝率諸軍追齊主諸將請
還師帝曰無等若疑朕將獨往麾軍直進次并州齊主
走鄴六年春正月傳位于其太子恒改年承光帝至鄴
率諸軍奮擊遂平齊齊主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
之二月以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按劭
本齊人此事叙齊後主當更有致語被削必多

城濮鄆陵

城濮之戰在僖二十八年鄆陵之戰在
成十七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

史通通釋卷十二雜說中

外

敗于鞏

成二晉卻克師陳于鞏齊師敗績逐之

吳入郢

事在定四略見上卷按條內援左為况先後凡八事皆大篇也事熟故但舉年從略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

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

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釋首原古俗方言經籍並載自漢已降風

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勿友或尊

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

以僕夫恐作後夫為尤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為夥廬江目橋為圮

南呼北人曰儻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

乃若君卿中朝汝我

當作爾汝

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

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眊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

釋次言近古史籍亦載俗稱

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

尤媿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

舊注謂長為藏蓋為姚長諱按偏舉諱名與本義無涉非

原注重規德蔡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

而言釋自晉失中原國音迭變而史氏鄙而諱之失其真矣

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

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

巨細必籍通籍

多聞以成博識釋數語呼起劭志自如今之居瑣細言有分寸

之字無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

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六句皆言現凡如此在俗傳口語則了王劭

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為弘益一作益彌多矣足以開

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

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釋唯王劭能存質

按知幾論史黜飾崇真偏於里音不惜紙費可云有質

癖矣

虞士王孫後漢彌衡傳衡為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虞士正得祖意

招隱士王孫游子不歸春草生兮淒淒漢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注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

僕夫舍長左襄四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文元楚世子商臣享江芋而勿敬江芋怒曰呼

役夫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

多為夥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

橋為圯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注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

南呼北僮晉書周玘傳殺我者諸僮子宋書索虜傳僮人謂換易為博世說雅量褚公乘估客船投

錢唐亭住時縣令當送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令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

權移之按所指皆北人也

西謂東虜史記高祖紀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婁敬傳敬諫伐匈奴上罵

敗笑曰幾為虜嗤北史僭燕傳關中謠曰太歲南行當

復虜西人呼徒河為白虜按所指皆東人也

渠們底箇郭注漢書云渠有其人乎渠們我門郭注隋唐嘉話崔

提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提輕之常呼為張底揚子法言箇枚也儀禮三个注今俗名枚曰個左昭三二

惠競爽又弱一个焉南史王鎮之傳若遣一个有以相存按渠們底箇並可兩字連說渠們猶言他們底箇

猶言那箇

乃若君卿祭統衛孔理之鼎銘曰若纂乃考服鄭注若

公事唐韻古音古人讀若為汝史記云吾翁即若翁漢

書云吾翁即汝翁可據也東坡墨君堂記凡人相與

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韻會敵體相卿隋唐以來下

已則稱卿愚按隋前已然晉庾峻傳峻子數王衍不與

敬交敬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爾數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遂襲以為華稱

中州名漢北齊帝后傳受漢老嫗斟酌崔季舒傳漢兒

關右稱羌師曠禽經張華杜宇注曰鼈靈鑿巫山蜀人

業興師事徐遵明鮮于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

得也又北史周尉遲迴襲洛陽齊將段韶曰西羌闕逼

膏育之病按二傳言羌正指關右言

臣奴易臣為奴南北朝史如北齊恩倖傳云帝家諸奴

極貴皆指近習僕役言非正謂朝臣也因閱宋書魯爽傳魏主燾南寇爽與弟秀從渡河謀歸南請曰奴與南

有魏主燾南寇爽與弟秀從渡河謀歸南請曰奴與南

史通通釋卷十七 雜說中

七

腹大故不見康熙字典北齊太子稱生母曰姊姊

主上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稱為大家北齊神武紀何故觸大家又恩倖傳大家正作樂又

大家去
大家去

師人兒郎爾雅釋言師人也郭注謂人眾左傳師人多寒舊唐書封常清傳高仙芝呼謂所召募兵

曰我於京中名兒郎輩得少許物裝束未能足按書傳所見上梁文每發號必喚兒郎偉

皇家脩五代史梁陳北齊後周隋館中墜葉仍存皆因彼舊事定

為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通塗鉛黃所拂猶有可識者或以

為虛以非為是釋節首統舉以下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

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時諱者原注謂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

諱也即稱謚焉至如變世宗誤作祖為文襄改世祖誤作宗為武

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句意未足諸如此謬不

可勝紀釋因避諱而失者一又舊誤其列傳之叙事也或以武定

臣位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

隔越相偶使讀者脊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釋秦時代而失者又一

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謹書成絕筆而遽捐

舊章遂令玉石同燼一作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釋宋復

按此條糾百藥書所言改廟稱謚似非大病奈時則不

可然亦約舉以見失真之概也至首尾言墜葉塗拂舊

章捐燼尤增浩歎矣本來面目屈受改移推其用心不殊於惡害已而去其籍者恭慎君子戒之哉。愚綜礫此書有行本互異者必注一作某有更定謚謬者必注舊作某蓋深懼塗拂捐燼之為戾也

世宗世祖北齊書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高湛神武第九子謚武成皇帝

世祖

武定河清魏書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清河王亶世子立之是為東魏孝靖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

北齊書武成帝 湛改元河清

周書 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

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釋皆就變理 尋宇文初習華風

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勅朝廷他一無他字

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

釋始於令勅做古 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如南朝北 存茲典

實謂規做尚 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通俗隨時之義

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一有書字

舊事因而勒成務累上聲 清言罕逢佳句遞文義佳句恐是

原初質 釋此層申論上意而本 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一作

術述 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原注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

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園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

令狐德菜了不兼採以廣其書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益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

實錄者焉釋糾今狐書是節主

按此條蓋糾令狐周書也其中間一片皆是原往○關

右做行周官啓自蘇綽其人好緣飾經術以宇文周而

貌成周豈特武夫之與羨玉而已用夏變夷聖賢所喜

史臣載筆烏得舉其國書盡弁髦之

客氣左定八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又侵

齊攻廩丘之郭主人出師奔冉猛逐之顧而無繼為顛陽虎曰盡客氣也

蘇綽詞令周書本傳綽字令綽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

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為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按今取其書覆之頗有類王莽傳者後閱王應麟語亦

云蘇綽大誥近於莽矣

柳虬見史官建置篇

牛弘見世家篇

隋書 一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軍一作國足貽勸戒而編

於漢史一作史漢非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克兩傳唯

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詭惑夫

史字一載言示後世多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

豈孰一作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

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

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一脫著述其皆若

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

終亦有可取焉有激

按觀兩傳所錄詭辭其人諒不得為純臣矣但袁克無

別見若劭則平生著述實非一種隋書一概抹煞而獨

揚其所醜實於史體有乖揚雄著書表新取穢班史不

錄獨於法言玄經書之甚詳是可識去取之則也。王

劭任北朝史事大概都輯國書不為飾說人盡醜之令

與袁克同傳顯載蕪篇意顯出於偏抑知幾力與申理

言又豈無過激讀者叅取史與史通而持平劑量焉庶

乎兩見其情矣此論愚於曲筆篇頗及之

王劭袁克兩傳隋書王劭齊滅入周言上有龍顏戴干

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為字又撰皇隋靈感

誌文獻皇后崩復上言生天之應按此所錄王劭詭辭

廢太子因希旨觀象言當廢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

長又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煬帝初充
秦日景逾長即位與堯受命年合信所謂唐我皇我皇
武唐我者矣按此所錄素充詭辭也又按北史房彥
謙傳太原王劼北海高構齊縣李綱中山郎茂郎穎河
東柳或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門
無雜賓據此邵固名流所推重也彥謙玄齡父時所稱
素儉無私者

李斯坑穽

史記秦紀丞相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

詣守尉雜

燒之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

董卓帷蓋

後漢儒林傳序初光武遷洛陽經牒秘書載

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

帷蓋小廼制為滕囊王允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長安

之亂一時焚蕩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

其舊有叙錄煩碎及其自編

隋書仍復蕪辭不翦云云

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劼

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為失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

甚焉者矣

按此復抽論令狐隋書之猥雜也節首譏王君懋等句

止是挑筆若其脫句不補幾不知此條何指

劉臻還宅

隋書本傳臻字宣擊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

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

門臻尚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

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顧盼久之方悟

雜說中

三

外

王劭思書隋書本傳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疑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

敢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史通通釋卷十七

孫利萬我備校刊

史通通釋卷十八

華南枝居敬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脩來叅釋

蔡龍孫初篁

外篇

雜說下第九〇二
十五條

諸史六條。前二篇皆循代分條此
六條錯舉立說故統曰諸史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釋數語總

靈運兩傳王本此處贊論作擊截條非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

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窮茂滅通無覩持論如是其

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

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釋

此言公孫傳贊王本此處又截條非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

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原注李

林論擊虞撰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釋此言靈運傳論陸

士衡有云離之則雙表合之則兩傷信矣哉釋此所引言

論之此下舊皆通分連後條非

按類舉兩傳贊論皆屬史家變體正見作手化裁用此

為譏太煞印板矣然設移班贊為公卿表跋取沈論作

流別弁言固自位置得所道可兩行者多此類○此條

當與編次篇尾論彙商

公孫弘傳贊見編次篇按彼言宜居武宣紀末此言宜

具化裁之用

謝靈運傳論其略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屈宋導於前

奔建安曹氏緯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馳流

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

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材源變太元之氣爰運宋代靈

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叙事微

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李百藥北

齊於後注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

親戎以伐奚於邊驢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

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一作存小其流非一此下舊連後段非

按此條專論可書不應書者舉小大相反為言但其中

有摘論未允處詳具注內

垓下斬首八萬史記高紀叙項羽敗垓下時云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

楚地漢書高紀但云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按漢書削去斬首八萬句於本朝開創殺戮不盡其辭非大失也所惜者是時淮陰侯先却後乘出奇決勝乃其最後一番兵陣妙用史公不置於本傳而補見於此班乃并沒去之為闕事耳

幸提婆第北齊恩倖傳穆提婆本姓駱母陸令萱入掖庭後提婆改姓穆氏按後主紀但書以領軍

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而無幸其第之文并穆后及提婆傳亦不及幸第事史通所云未詳何據

親戎伐奚按孝昭紀皇建元年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遼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據此則事

已入紀矣而史通以為不詳何意司馬子消難尚高祖女為北豫州刺

司馬消難司馬子如傳子消難尚高祖女為北豫州刺

遂招延鄰敵走關西按消難於齊事盡此周書本傳消

難入朝授大將軍從東伐隋文輔政消難以所管九州

八鎮質於陳尋歸陳陳以為都督九州八鎮車騎將軍
後又還關中按消難固反覆子而所云擁數州地乃入
周後事非在齊事也其人應列周史而名挂
齊史者緣父及之也史通以為百藥病亦非

昔劉勰有云自卿淵舊誤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文

作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

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

稱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釋首層以引書

意一本此四行截附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

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一作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

所委一作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羣臣者乎斯不然矣此

一本有重句○渭濱熟事何釋此層亦引下之文更一作

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

尤甚原注案王劭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

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於齊遠矣按獻武即齊釋四句周

神武也音詞蓋誤作晉嗣稱之舊作因之亦誤釋齊並提

意側而牛弘作周王劭作齊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

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何哉非兩邦有

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釋此層舉周齊二史

雅句必非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原注

本語矣又宇文測為汾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為間我骨肉生外

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
二此則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
又案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
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
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真此何異莊子迷鮒魚之對而
宇文之言無媿於實錄矣

辯類蘇張賈生叙鵬鳥之辯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

求諸實錄則否矣釋自此層以下專一本此處世稱近史

編語原注謂言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

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

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使謂南

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釋未就時論之稱舊本此處連下條非

按此亦言語等篇一派話頭即是前卷論周史一條注

脚通節之旨總貫在引書助文四字中唐史訾鄭餘慶

奏議類用古語人謂其不適時意正類此○鮒魚鵬鳥

猶前云聽雀聞牛也頗涉惡道如柳州與韋中立書雪

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此種揶揄鄙心不喜

卿淵二句本文心才略篇文

僅通十字蜀志王平傳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

霍光無學霍光傳贊光不學

鎮惡方馮異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猛之孫也宋武帝北

雜說下

帝帝勞之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帝曰卿欲學馮異耶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渭濱思太公南史宋武帝紀帝至渭濱嘆曰此地寧復患海內無人

宋祖無學鄭鮮之傳帝少事軍旅不涉經學時或談論進難帝時有慙恧裴昭明傳昭明罷郡無宅

帝曰我不讀書不知古人誰可比之

鮒魚之對莊子外物篇莊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

然作色曰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

鵬鳥之辭賈誼鵬鳥賦鵬鳥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雞九錫等

王訓故袁淑俳諧記有雞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志王績著醉鄉記困學紀聞雞

九錫封浚稽山子

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

原注謂太清已後

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

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

於此原注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對得尹遵

之君事殊僭盜梁主必不捨其謚號呼以字名此由須對

語儷辭故也姚最梁後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

子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

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温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業也怨痛之響上徹天閣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皆語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趨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為害其流甚多○尹遵或作王郎或作王遵並非字名舊作

姓名皆語舊作語皆趨聲對舊作避聲對今皆刊正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脩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按此原平頭對語之習盛於梁代也然公自言之乃自襲之何耶豈謂施於文則可施於史不可耶。我予互白對推之稱人季漢已肇其端臧洪書與陳琳曰足下徼利於境外吾子託身於盟主是也輒讀而病之

平頭上尾南史陸厥傳厥好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類相推較汝南周顥善識聲韻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螽腰鶴鄰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詩苑類格

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脊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鄰最忌辨如酈叟漢酈食其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酈生自匿監門待

主然後出吃若周昌史記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

即欲易太子然臣期期不奉詔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戕疏欵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

原注江陵之去建業地濶數千餘里宣德或書成并部虛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偽可見

云孝靖之勅原注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錫讓勸進斷表文詔入奏請署一時頓盡則知無復前後節文等差降殺也○此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注舊編在後注之下誤

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原注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間事也夫功德日盛

稍進累遷足驗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公王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

者哉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舊本此處連下條非

按此斥南北晚近諸朝自撰錫禪文詔月日以幾史皆

載之愈形其偽王志獨無高出諸史也

文出荊州南史梁武紀齊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為涪陵王以帝加征東軍鎮石頭王珍

國斬東昏二年正月進帝為梁公備九錫二月進爵為王三月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

西詔至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紱

書成并部通鑑渤海高德政善圖識勸高洋受禪洋還晉陽令左右陳山提齊事條并密書與楊愔

山提至鄴愔即召太常卿邢劭等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洋至鄴孝靖禪位於齊

夫以暴易暴舊作以暴易古一作以累易古古人以為蚩如彥淵之改魏

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舊衍文字史者稱澹大矯

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

而巴史臣羨澹而譏劭者原注隋史每論皆云史臣曰豈今故因其成事呼為史臣

所謂通鑿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按此所主在魏書而所刺在魏澹與上條文義不相蒙

王劭特帶衡之耳故分擘宜穩○詳諸史諸條皆有承

轉語助本一片文字後人見頭緒紛出遂離立之取便

循覽未為害事無如當連反斷當斷反連老杜詩云海

圖圻波濤舊繡移曲折閱之令人目迷細意分張頗煩

裁緝

別傳九條○所舉皆非國史故曰別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

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釋三為王后是駁案主句案其時諸國

稱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

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惠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

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鹿之誚起自

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闕如原注雜記曰夫人之

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

必不然釋已上言春秋時無其事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

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

嬪七國諸王按以年代殊為乖刺釋此言戰國時無其人至於他篇

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當云平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

晏嬰居宋景之後原注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夫謂宋

景為昔即居其後矣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釋簡尾推類言之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

可謂明鑑者矣釋首借劉向自言挑起議論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

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非其識不

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多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

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

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

尤甚者矣釋已上揭一欺字舊本此處為後文作冒截條非是案蘇秦答燕易王

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

謂蘇代或謔作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

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

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一作蘇氏

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為

指實何其妄哉釋此段摘出二傳以實其欺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

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于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

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

仙立

一作夫

言如是豈顧正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釋末

類舉其失

按已上二條並糾劉向也前條言年世舛譌後條言事

理傳會

夏姬

左傳成二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

色也君其圖之玉乃止

昭王秦穆同時

即申左篇秦穆女為荆平夫人事兩引俱誤作昭王彼篇已刊正

晏嬰居宋景後

列女傳齊傷槐衍之女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令曰傷槐者刑於是衍醉而傷槐

景公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晏嬰之門曰昔者宋景公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今殺

靖之父鄰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郭

世傳失實

風俗通正失成帝問文帝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劉向曰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

隨聲者多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曰再中集上書囊為帷粟一升一錢凡此皆俗人妄傳言過其實

進藥酒

戰國燕策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私者憂之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後

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列女傳周主忠

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於周其妻淫於鄰人其下文略與策同

分餘光

史記甘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子可分我餘光云云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貧婦人

也與鄰婦李吾會燭夜績徐吾燭數不屬李吾曰請無與夜也徐吾曰云云

伯奇化鳥

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見鳥鳴

聲歟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吉甫曰伯勞
 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按
 史通所糾乃謂劉向書也而今本說苑新序皆不見斯
 事曾鞏二書序云新序三十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
 可見者十篇而已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存者五
 篇又間得者十有三篇然則所糾皆在亡篇歟
宿瘤隱形 郭注宿瘤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
 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
 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奇女也遂以為后黃
 木補注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
 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
 王大驚是隱形乃無鹽事非宿瘤也按事亦見列女傳
 又謂女號鍾離春
 無鹽乃其邑名
懷羸 郭注懷羸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圍後事晉
 文公重耳故曰失節按列女傳不及妻晉文事
劉安 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為仙
 去者葛洪神仙傳有之亦不見劉向書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
 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
 奇多雜一作新非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
 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當云羽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
 文心已譏一作議之矣然則作然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
 蜀王或作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鶻荆屍變而為鼈其言如
 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按此條折揚子也即以其言還折之○賦家誇威飾事
 宛虹入軒元冥困野何嫌荒誕著書則不可

品藻二言

法言重黎篇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按二言者二字也

愛奇多雜

君子篇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問神篇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

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唯聖人為不雜

鞭宓妃

王訓故揚雄羽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子餉屈原與彭胥劉緄文心夸飾篇云子雲技獵鞭宓

妃以餉屈原變彼洛神既非罔兩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

杜魄荆屍

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荆人鬻令死屍化隨江水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

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又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魄化為鳥名曰杜鵑路史餘論

水名也亦作鬻縣在牂牁故知幾以子雲之說為妄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遠

居南裔越裳之俗也

士燮所產地

敦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

劉昞所產地

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

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昞裁書則磊落英

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

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一作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

與夫詩賦小技較其優劣者哉

按此條人文互表士燮劉昞皆生長偏陲而人因文顯

見著述家功用宏長

士燮

吳志士燮傳燮字彥威蒼梧人官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陳國素徽與荀彧書曰交趾士府

君學問優博達於從政官事小闕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有師說意思甚密尚書兼通古今大義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

劉昫其人見點煩篇其所著書見論贊篇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

離騷辭稱遇漁漢一為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

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叙事足驗憑虛而司馬

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

邪必如是則馬御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觀

於巖畔撰漢舊脫漢字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

按此闢屈原列傳之採錄漁父辭漢晉春秋之援證神女事也別傳一科不涉史乘而此條夾入二史頗嫌為例不純亦緣此下連舉寓言假之起例耳

漁父王逸注序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神女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去而辭曰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楚襄王

使王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

馬御好色相如美人賦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曰相如服色妖麗遊王後宮王察之乎玉問

相如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臣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誓且以秉志不回按枚鄒子異有誤

曹植至洛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城言歸東藩容與乎陽林流盼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

一麗人於巖之畔

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必義氏之女也死洛水為洛神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况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蘇代至秦四十七字舊本併細書其原文別有四十三字大意略同蓋是兩本互異之文非注也今按本書體裁駢者為稱故轉用之仍錄原文於左○蘇代所言雙擒蚌鷸

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弥見其未學也連後條郭本此處截

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鼉鼈競長鉉蛇相憐鶯莊子作學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一行怪字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

按已上二條並糾中散書也舊本聯為一通闔楛未緻前論中壘亦分條矣援而例之可無合糅

二漁父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於緇帷之林絃歌鼓琴奏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正左手據柀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柀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擒鷓蚌

戰國燕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王曰臣過

曰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即有死蚌蚌亦曰今日不出明

謂闕口或改兩作兩非愚謂

渡蘆中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魚父渡之有鱖色曰

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子胥出應其畢曰

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何用姓字為

混沌之帝為混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

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

與言語

其流甚多

秋水篇坳井之鼃謂東海之鼃曰吾跳梁乎

奚不時來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右腳已繫於是鼃

聞之規規然自失也又鼃憐蛇蛇憐風風謂蛇曰吾以

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

可易邪吾安用足哉又鸞鳩見逍遙遊又鮒魚見前

薄周孔者二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

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我若人也長者我若人也一本下連李陵集非

按此借元凱書指出著書正令曰顯錄明言有疑猶闕

卓我當為輓近世掩襲作偽者一提其耳

列女記預本傳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文義質直隋經籍志女記十卷杜預撰在雜傳類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

西漢人一無殆後來一脫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舊本此

入以焉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舊誤中斯為謬矣

一本無此二句

按決陵此書為假作具眼在坡老之前可悟此老非不

知文者○海虞王侍御峻為余言予瞻疑此書出齊梁人手恐亦彊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挺心之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當是漢季晉初人擬為之

雜識十條○識舊作說按雜說乃篇之總名豈以科別之名混之雜識猶言雜記也或讀作入

聲遂以音為轉作說字耳

夫自古舊有學者談稱一作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

得於太史者則多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

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釋此言各是一本此

又一無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

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
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一作迹桃源當此晉年

猶謂暴秦之地也釋此言舉一而廢百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

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

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

謂也釋此言徒多者一本誤漫無主見合下條

按此條謂讀書顯泥一家局護偏遺自亦一病至若博

涉羣書而胸迷蒼素又為徒讀矣蓋首條泛舉之文

桃源陶靖節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

小口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復行豁然開朗屋舍儼然阡陌交通其中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

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挂

壁不行綴一作旒無絕二句依郭本所定舊本豈與夫春

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按其優

劣可同年而語哉

按集內尚書春秋徃徃連舉此條持論莊愨可證向諸

疑惑果非質言

長纓紫服

文選任彦升策秀才文云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善注韓子曰鄒君好

長纓左右皆服是故貴鄒君因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

又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

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公曰諾於是

境內莫衣紫也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舊作維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

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

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

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釋起後文既而揚雄窹冥師

心典誥至於重烏稚子蜀漢諸賢原注謂嚴李鄭司馬太

玄二字帶筆玄主數不衡人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

者焉釋起後文夫以宣尼叡同睿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

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

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釋在此

按此本為謝魏偏怙而發多事牽扯烘託以自取譏集

中授人口實處皆然

童烏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注童烏子雲之子也

蜀漢諸賢問明篇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按莊即注

之所謂嚴即嚴君平也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見其貌者肅

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感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按谷口漢中地與所云蜀漢恰合舊作柳不知何人雄書亦無定誤君子篇必也儒乎文麗用寡長卿也

子雲參聖語本陸績述步已具自叙篇注

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立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按史而以君子小人命之奇情確品此豈於文句間求之○向來申左乙馬人或以過分疑之觀此可以融通前說矣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一有脩字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固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立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按好善嫉惡兩言分品亦確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簿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王本連下條

按宋與王皆劉氏所盛稱者於此仍無恕辭可知胸中
不設封府異夫黨枯護朽輩人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
其甚一作也後來君子幸為詳焉

按向洪書雜家也休文書正史也故曰又甚

昔魏史二字有疑稱朱異二字亦恐誤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

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
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正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
之甚乎

按此亦史體尚質之旨

口才筆才吳志朱異字季文注文士傳曰異童少往見

朱據據曰為我賦一物乃坐異賦弩曰南嶽
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成而後坐王訓故
王隱晉書云摯虞與太尉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
筆才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按此見世說
文學篇注而朱異賦物不言自口其本傳亦不稱其口
才史通所稱或即二書之言而誤記耳

元瑜孔璋魏世子丕與吳質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

孔璋陳琳字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
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一作近代

則不然其有彫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數卷原注如陳

書除經傳云有集或著書纔至一篇原注如梁書孝元紀

五卷其類是也或作列名編諸傳末原注如梁書孝元

卷其類是也莫不一一一二列名編諸傳末原注如梁書孝元

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

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事同

記故不具列之按此注於梁元復同姓名錄去之

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按書貴持擇有多而不足傳者有少而不可沒者宜勿

以卷帙為差次然如注內所列除周官禮記二音有關

經學餘則瑣雜居多其書即可留而傳固可不具載也

本有之

○研神辨茗酪檢今本梁陳紀傳原不錄恐姚氏前別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於首陽之下民諱筆誤不諱筆誤到於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

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承謝

漢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

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所一無記也止具其生

前歷官歿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

二么麼恒一作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

史記通鑑卷八 雜說下

三

外

史原注五代史謂五代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一作

詞者一無矣者字

按後來諸史恐益不免奈何假如漢書列傳人不盈三百宋史年視西漢稍贏而列傳人至二千四百有奇又遼金北人不與焉何古才之難而晚秀之蔚若斯其遠耶

青翟劉舍漢書申屠嘉傳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

劉舍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

翟商陵侯趙周皆躡躡廉謹為丞相備

姜詩按後漢廣漢人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察孝廉

通不徵范而徵謝蓋謝書則詩自有傳也

趙壹范書亦有傳見載文篇

史通通釋卷十八

孫正恒天照校刊

